

《宗教与世界》丛书

当代美洲神学

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OLOGIES

D. W. 弗姆著

D. W. FERM



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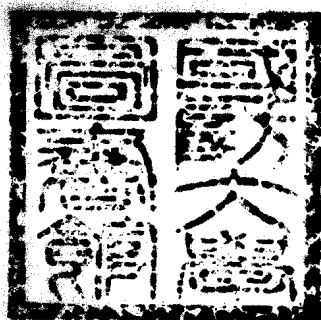


2 021 5698 7

当代美洲神学

D. W. 弗姆 著

赵月瑟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年·成都

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ologies

Deane William Fernald

根据纽约西伯里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汪 涑

封面设计：杨守年

陈万福

技术设计：古 蓉

• 《宗教与世界》丛书 •

当代美洲神学

D.W.弗姆 著

赵月瑟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 167 千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SBN 7-220-00950-X/B.59 印数1—3,700

定价：3.60 元

GDA 02/22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

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中译本序

历史跨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在经济、政治和科学思想方面的变化导致了宗教思想的变化。科学革命对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断言，如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存在，耶稣基督的神性，对来世生活的保证等都提出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对这种挑战作出反应，这是当务之急的问题。人们开始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思考他们自己和他们周围的世界。神学家思考的主要是上帝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上帝的品性如何？上帝与人的关系如何？等等。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与不同回答，就形成了当代基督教神学的各个派别。迪恩·威廉·弗姆教授的这本《当代美洲神学》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美洲基督教各派神学作了相当深刻且通俗易懂的叙述。在该书中，作者大量引用这些派别的一些代表人物的重要著作，使人对这些派别的来龙去脉能一目了然。作者大量引用第一手资料，客观地介绍各派神学的

特点，这是本书的最大优点。

全书共分8章，有引言性质的第一章介绍了本世纪初的新教神学三大派，即自由派，基要派和新正统派，这是为后面着重介绍60年代后出现的各派神学作准备的。作者指出，在本世纪初占支配地位的这三大派，由于对某些重要的神学问题没能自圆其说，最终趋于灭亡。与此同时，人们的神学思考发生了一种迅疾的转变，即人们不再绝对地相信一个慈爱而强有力的上帝，而希望从他们自身寻求拯救，这就是后来的上帝死亡神学。作者对黑人神学和南美解放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都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该书对福音派神学和女权主义神学的介绍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出现，这对我们全面了解现代西方的神学思潮将有所帮助。作者也对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提出改革后，北美天主教中出现的世俗神学作了介绍，并指出了天主教世俗神学与新教世俗神学的差别。

作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各种神学都有弱点，这在于“它们往往过分强调一个特殊的领域或问题而忽视其他同样重要的生活倾向。”而且“它们都集中在上帝的活动上而没有关心上帝的存在与本性问题。”他认为必须打破现代基督教信徒的狭隘眼界，提倡独立思考，发展宗教多元化，把东方宗教与西方宗教协调起来，使人既关心于走向天国的社会进步，又突出个体灵魂开化的个人成长。新的宗教将凭借其广阔的视野和富有意义的信条帮助个人解决具有许多不同价值体系的世界中的种种复杂问题。但这不是要取消原来宗教的历史传统，礼仪和教义，各种特殊的宗教只是多元化宗教的不同形式，姹紫嫣红的花朵。

宗教多元化的预测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它对我们考察当前意识形态的一些问题有很大的启发。现在，我们所处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各国的宗教也已不再是区域性的了。德国的信义宗随着移民而在美国生根发芽了，天主教原来在美国的势力很少，信徒也不多，现在也成为很大的团体了。东方宗教 100 年以前在欧洲各国可能根本没有什么信徒，也没有寺庙，而现在欧洲各国则出现了对东方宗教的狂热。这种情况有其社会基础，这就是：在科学技术发展之后，人们感到心灵空虚，要寻找寄托，寻找他们的“最后关怀”。不仅有各种世界宗教的交流，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宗教。新宗教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宗教教义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他们要求有适应发展了的社会新的教义。对原来的教义也要求有新的解释。这些由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就形成了宗教多元化的现状。这种现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影响深远的。将来，世界人民的文化交流将是势不可挡的，我们将以什么姿态去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呢？西方的物质文明发展而精神文明空虚的状况会成为全世界的思想方式和心理结构吗？东方的哲学的伦理的宗教理论难道真的是落后的意识而一无可取之处吗？现在有的人热衷于东方宗教的填补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空虚，这是人类的出路吗？将来的世界文化是一元的呢还是多元的？是多中有一，还是一中有多？是多元分散还是一统天下？多元论是相对于宗教的宗派主义和相互抑制，把新的思想视为异端来说的，是在人们的精神进步的前提下说的。为了适应这个文化交流频繁的世界，原来的意识形态需要多大的改变才行呢？本书指出了60

年代至70年代间各种宗教派别的变化，从基要派演变为福音派，从福音派又产生了新福音派，他们的思想模式在变化，但新的思想模式与旧的思想模式还在斗争之中。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也有了新的发展要求，19世纪末叶被罗马教廷取消的现代派理论又有了恢复，但新的思想却遭到反对，还不能有顺利的发展。作者把这种情况概括为宗教与文化的多元化将成为对80年代美洲神学的挑战。当然，这也是对人类文化前景的挑战。作者的下列论断是可以同意的：“承认一个体现这种多元论的人类大家庭是极为迫切的需要。世界上现存的各大宗教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帮助人类实现这种相互依存。如果它们为这一共同使命而合作，它们将在现代世界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它们没能把联结社会不同团体的各种关系放在首位，它们将变得同现代信徒的需要越来越不相干。”

事实上，多元化还有一个意义，这就是，宗教观念的不同是由各种宗教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宗教的多元论也包括了对这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同所产生的分歧要有一种多元化的观点，不仅要互相容忍，而且要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不以消灭对方为目标，而以世界人民的光明前景为最后依归，这种宗教多元论就包括在文明的多元论之中，而不是狭隘的宗教多元论了。

本书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从最简单的目标来说，它使我们了解世界，使我们了解60年代以来世界宗教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脱离了闭关锁国的状况，我们看到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宗教也发展

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要赶上去！不仅科学技术要赶上去，宗教思想也不能那么保守。宗教思想的更新要从了解世界的宗教趋势开始，要了解西方宗教思想的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从而加强观念更新的决心。

可能有人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宗教观念的更新，有些人会怀疑这种宗教观念的更新是不是就是效法西方，或者是要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误解。西方宗教思想的更新也包括了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个因素。解放神学是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的（当然不是完全，全部地接受）；世俗神学的趋势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关系的，这些也可以说是多元化中的一个方面。宗教是不能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人为地被消灭的，这就只能按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而发展，多元化就是这个规律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用的内容。

本书也有一些缺点，作者虽然标榜从客观的立场来论述当前的宗教趋势，但在行文中对当前宗教思想中的黑人神学，解放神学，妇女神学都有所责备，认为它们对种族，阶级，性别等方面有偏见。作者要求超越历史教派的分野，我们认为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人为的界限（宗教改革时期分裂出来的新教各派有其经济因素的根源），而黑人神学，解放神学，女权主义神学是从世俗的经济基础出发而产生的。这些宗教思想不过是各种经济利益的反映，这种基督教普遍原理与特殊社会因素的结合，它们并没有离开宗教的基本原则，因而作者对这方面的分析似不够公允。

尹大贻

1989年9月于上海

前 言

写作此书我有三层用意。第一，我概述了当代美洲基督教神学的主要趋势。第二，我引用了代表这些新发展的某些重要文献。我知道，要是写得详细些，每一章都可扩充为一本书；为此，我收入了一份简要书目，期待读者在这些领域作进一步的探讨。第三，我指出了一些途径，我认为，通过这些途径美洲基督教神学能够出色地对付我们时代的各种挑战。而我首先追求的是简明准确。

对于我就当代神学趋势所作的判断，最好从生活的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内部史”和“外部史”来理解。我们全都有自己独特的内部史。我母亲不是你母亲。我的背景不同于你的背景。人的每一群体：黑人、妇女、瑞典人、天主教徒等等，都有其自己的内部史。这种内部史对于发现人作为一个个体和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一名成员的身份来说至关重要。但是我们

还有一个大家所共有的外部史。我们是同一个上帝的孩子。我们是同一个行星地球的居民。我们是人。我们全都有自己的希望与挫折，有自己的梦想与忧虑。我们全都需要爱与被爱。我对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神学的主要批评便在于，它们理所应当地关心了自己的内部史，但与此同时，它们往往忽视了我们大家所共有的外部史。结果便是一种破裂的信仰。

另一个准则涉及神学的中心任务。我认为，神学家的头号问题仍然是上帝的问题。果真有上帝吗？终极实在的本性是什么？宇宙对人是友好的，敌对的，还是漠不关心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许多神学家无可非议地关心着上帝的活动，但却忽视了上帝的本性。我认为，“上帝是谁”跟“上帝干什么”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也将导致一种破裂的信仰。在最后一章里我对这两条准则都作了阐述，并指出了我认为神学发展应循的方向。

为了理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洲基督教神学发生的变化，需要对这一时期之前的神学发展有所了解。为此，我在导言性的第1章里概述了从大约本世纪初到60年代的美洲新教神学。从60年代初期开始，神学的普世性质已成大局；因此，天主教神学家和新教神学家都包括在内了。

诚然，在概述这些神学运动时，我是作为一个试图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旁观者来写作的。但我不否认自己的倾向。我深切关怀给人类带来烦恼的那些重大问题。我坚决认为，神学家们的一项重大任务便是进行彼此间的对话，以帮助弥合破裂的信仰和破裂的社会，打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人为的界线，并促进对宗教和人类经验的更为广泛的研究，使我们作为兄弟姐妹

妹、作为活生生的上帝的孩子团结起来。

我要感谢下列杂志的编辑允许我使用已经发表的一些资料。这些杂志有：《生活中的宗教》（1975年秋季号；1980年冬季号）；《选择》（1980年2月号）；《苏格兰神学杂志》（第34卷，第2期，1981年4月）。看过我在《基督教世纪》周刊（1972年3月号；1978年5月号）上的文章的读者会在这里看出某些已在该杂志上发表过的观点。

就促使我形成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而言，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不可能一一提及。但是，有两个人的帮助对于完成这一工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的忠实秘书玛丽·米勒，不厌其烦打了好几遍草稿，并帮我消除了许多语法错误。我的夫人黛博拉，实际上是我的共同撰稿人。不仅是她卓越的写作技巧提高了我的作品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她的坚贞爱情和持久鼓励一直是并将继续是我最大的灵感源泉。不过，我不想要她为我的观点负任何责任。

迪恩·威廉·弗姆

马萨诸塞，南哈德里

1981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 1 章 1900—1960年的新教神学	(3)
第 2 章 60年代的世俗神学	(27)
第 3 章 黑人神学	(55)
第 4 章 南美解放神学	(85)
第 5 章 女权主义神学	(112)
第 6 章 福音派神学	(139)
第 7 章 罗马天主教神学	(165)
第 8 章 美洲神学的前景	(198)
参考文献	(227)

第1章 1900—1960年的 新教神学

新教在20世纪承受了思想、经济、社会领域里的各种剧变，其声势并不亚于16世纪初期的那些变动。在这两个时期，基督教都不能对这些剧变保持超然的态度，如果它要继续作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力量的话。为了理解新近的美洲新教神学为何在某些方面如此不同于其早先的形式，必须认识现代思想的状况。

现时代对神学思想的新的研究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科学革命。这一运动对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断言即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存在、耶稣基督的神性、来世生活的保证等都提出了挑战。20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没有任何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唯一可以确定的便是不存在确定无疑的东西。旧的宗教信仰与新的思想观念之间的纽带已经断裂，或许已经无可弥补地破碎了。

传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观所预设的宇宙是家长式的和二元论的。上帝高踞于人类之上，而基督是双方的调和者。基督能够以一种独特的决定性的方式在神与人、超自然与自然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超自然这个词指的是不能用人的创造性来理解的超人类的一种实在（上帝）的秩序。这种超自然的秩序只有当那个实在即上帝通过神学干预而启示出来才能为人所知。正是这种以知识与启示为基础的二元论，与科学革命留下来的世界观格格不入。

要确切地指出人们何时开始以不同方式思考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有些历史学家提出，这一变化早在1451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就已发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在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之际开始的。有些人追溯到12世纪的根源，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变化迟至17世纪才开始。总之，肇始于几个世纪之前的一场思想运动缓慢而痛苦地席卷西方世界，急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重新塑造了其哲学、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面貌。然而，直到20世纪，这一运动并未严重影响人类的宗教信念。

科学革命的主要特征在于用归纳法进行研究。这一方法在追求可靠知识的过程中作出了两个主要假定。第一，直接的观察和实验是认识任何事物的最可靠方法。这并不是说，人们在相信任何事物之前都必须能亲身经验到它；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相反，这是说人们不会承认任何真理是有效的，除非人们经验到它或者能够相信另外某个人的观察。在诸如历史和人类学这样的领域里，不可能获得直接的知识，人们将会相信在那一特定研究领域里进行了彻底研究并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构建